



吴同群/摄



黄河/摄

孟城驿的气场

□ 子静

近些年，因为陪同客人和朋友，每年都会到孟城驿游览几次。

对于古驿站、州署、名富人家的老宅等等这些古旧的景点，我并不很喜欢。不仅因为老旧的木质梁柱、家具散发出的陈年气息（实际上很多家具多半也是建国之后政府从民间搜集而来的，年代并不特别久远，然而驻藏其中的衰朽气息还是令人不适），而且也由于那些方方正正、中规中矩、讲究对称的建筑样式，缺乏情致和变化，也就少了些趣味。

除此之外，这些地儿还有多多少少的荒凉之感，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”，类似的凄清感伤以及凋敝的气息，也是可以觉察到的。

然而，既然是古迹，便不可避免地携带和贮存随时间而积累的各种能量，这些能量在它们一路走来的过程中达成了微妙平衡。遥隔时空的人们既然需要历史的活化石，就必须包容它的一切。

遥想当年，鼎盛时期的驿站“皇华有堂，堂构峨峨，后寝渠，缭以周垣，启以高门，赭豔黝碧”（知州赵来亨《公馆记》），宏壮兴旺如一位威严的家长，统辖着各种分工的厅室、廊房逾百间。还有数量众多的舟船马匹、驿官走卒，不论烈日严冬，还是风霜雨雪，传送重要急件的驿使都身背公文袋，不分昼夜，快马加鞭，飞奔在驿道上。而今，惟有马神庙前那匹石马，见证过昔日邮路的繁忙与繁华。

如今，孟城驿已年迈，但年迈也是一种气质。一旦尊重和接

受了它，它就会告诉你隐藏的内涵。就像一个看似沉默寡语的人，如果走进他的内心，或许会获得超乎想像的交流和收获。

曾经分别在不同的时间、季节造访孟城驿，晨昏和晌午、晴天和雨天里的孟城驿，风景是不一样的。

如果把它比作一位历经沧桑且有些严肃的老者，那么你会发现，这位老先生平日里自个晒晒太阳、打打盹的时候，也是很诙谐甚至顽皮的。这些放松的神态，从驿站里被微风轻拂的树木、池塘里懒散半开的睡莲透露出来，更从房舍外壁白墙上映照的竹叶疏影中流泻出来。墙外纷纷扰扰，墙内安稳静好。这就是孟城驿的气场。

当然，一座六百年古迹的修炼，远远不止于某种性格的支撑。它的底气还源于阅人事无数、阅变迁无数的眼界和积淀。这是一处古人走天涯看世界的必经之地，曾经迎来送走多少寻常或激荡的故事。所谓“暂解征鞍息使邮”“一宿邮亭又前去”，时间在这里如行云流水，旅人到此地却心境迥然。驿站如逆旅，身为匆匆过客，自然产生“人生如寄”的感受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旅人的内心似乎更加脆弱，情感更易于波动，有时候甚至百感交集，一触即发，一发则不可收拾。

驿站的“过客”中，有身份显赫的王公贵族，有恩宠百倍的显宦要员，有久仕在外的孤苦游子，有满腹牢骚的迁客流人。他们或陟或黜，或迁或徙，在驰驿途中的心境感受自然微妙难言。居庙堂之高，处江湖之上，或以物喜，或以己悲，都是人之常情。当这些复杂的心境进入驿站的空间时，便会激荡出别样的火花。驿站里的苍松翠柏、银杏古槐、壁舍题诗、石刻碑版，以及驿楼的钟鼓鸣磬、邮亭的车马萧萧，都触动着旅人的感官，五光十色、光怪陆离的思绪统统如入海之江水，一泻千里。凡此种种，都被驿站这个场所包容、消化和收纳，并沉淀在它特有的场能中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看见庄严华彩的皇华厅，从容地展示它的气度和屋宇，自信地宣称“消息通



灵会心不远，置邮传命盛德留行”，同时又呈现出“秋华净天宁，澄彩照高楼”的超然出世姿态。与之相比，驻节堂像一位慈母，对鞍马疲惫的旅人充满温暖的关怀：“过客相逢应止宿，孤蓬到此便为家”。马神庙则体现了古人对上天的感恩和敬畏，用祭祀来感激另一种生灵为他们带来的便利和福祉。此外，这里的马可波罗纪念壁、蒲松龄塑像，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为东道主的高邮人对远方客人的纪念景仰。

随着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，孟城驿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近年来，市委市政府连续投入巨资对驿站进行扩容、修缮，力求原汁原味再现明清时代建筑的特色风貌。眼下，孟城驿修缮整治二期主体工程已经竣工，馆驿巷牌坊下，典雅的仿古建筑群令人心身释然，沿着镶嵌“驿”字的青砖小径，马饮塘畔美景尽收眼底。运粮码头的浮雕墙，以白描写实手法雕刻的青砖，生动再现了高邮粮食集散、盐务商贸的繁荣景象，浮雕墙南侧的“风雨墙”则书写着历史沧桑。孟城驿周边正在成为一座开放式的仿古花园。这一变化，无论于驿站本身还是邮城百姓，皆为幸事。

责任编辑 袁 慧

